

2007年3月4日,牛津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撰文,首次提出了“中美共同体”(Chinamerica)的概念。一时间,“中美全球共治”、“G2”成为热点。彼时,大多数人不能想象,中美两国将在贸易、科技等领域爆发今天这般规模的冲突。

今日中美之争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欧民粹主义抬头的根源是什么?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否必然会导致与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对立?全球化是将继续,还是会倒退?这些看似宏大的问题,已经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美国民粹主义浪潮

美国今天仍是全球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但在一个经济强盛的国度,出现民粹主义浪潮是难以想象的。美国民粹主义的抬头,源于其国内体制遭受的挫折,直接表现为美国国内不平等程度的恶化,中下层民众经济水平持续倒退。在2016年11月特朗普“意外”当选后,对中下层不太关心的美国商业精英阶层,也开始关注过去十几年来关于“全球化”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国内体制和全球贸易体系展开反思。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里奥在2017年10月23日发布了一篇研究报告《我们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理解美国今天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因素。

达里奥在2017年的研究报告中,将美国民众从经济上划分为前40%和后60%两个人群。自1980年以来,美国实际家庭收入的中位数虽然基本持平,但前40%人群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后60%人群家庭平均收入的4倍。在后60%人群中,只有1/3能够将其收入储蓄起来(以现金或金融资产的方式)。也即,有40%的美国人都处于“月光族”的状态,无法存下任何收入。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项报告,1983-2013年这30年间,位于后33%美国人的实际财富均值事实上在下降,从11400美元跌至9300美元;位于中部46%人群的实际财富均值,在这30年间一直停滞不前,而位于前部21%的人群,

他们实际拥有的平均财富在这30年间翻了一番,从318100美元上涨至639400美元。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贫富悬殊的现状。

2019年5月23日美联储发布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在遇到紧急意外情况需要支出400美元时,有39%的被调查者无法以现金、储蓄或者信用卡的方式进行支出。

更大的挫折还在养老、教育、寿命和医疗方面。达里奥的报告指出,美国后60%人群中,只有1/3的家庭拥有退休金账户,这意味着后60%人群中有2/3的家庭没有退休金账户。而那些拥有退休金账户的后60%人群,养老金账户平均不到2万美元。

教育方面,前40%人群在教育上的支出是后60%人群的4倍,但前40%人群的学生债务只占其总负债的5%,而后60%人群的学生债务却要占到其总负债的17%。美国的本科毕业生有将近70%在离校时身负债务,平均负债超过3.5万美元,1/8的毕业生在毕业后需要偿还的“优秀学生贷款”超过5万美元。截至2016年,美国仍未清偿的4330万学生的助学贷款总计超过1.3万亿美元,超过40%的学生贷款人已经拖欠或者违约。教育支出让美国中下层负担沉重,随着美国制造业的不断萎缩和外迁,中下层就业渠道的不断收窄、实际收入的持续下降,使美国中下层的年轻人逐渐对生活丧失信心和希望。

美国历史的成就与当下的问题

希望的丧失,使美国成为唯一一个死亡率不降反升的主要工业国家。主要原因是毒品或药物中毒和自杀。今天我们都知道,美国本土正在打一场21世纪的“鸦片战争”,这也是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谈判时要将控制芬太尼列为重要议题的原因。美国药物毒品问题的根源,在于曾经制造业地区的大量人口无法实现有效就业,而知识经济对教育所需的高投入根本不是这些地区的民众所能承受的,他们的下一代已被隔绝在未来之外。

除此之外,美国仍是医疗成本最高的发达国家之一,也是唯一没有实现人人

医保的大国。

这真是我们曾经了解的那个美国吗?只有当我们了解上述事实,才能明白为什么美国的中下层会赞同特朗普废除《平价医疗法案》;才能明白为什么特朗普以各种手段威胁美国企业增加本土工人的工资收入、威胁美国跨国企业的制造业岗位回流时,会获得美国中下层巨大的支持;也才能明白为什么当美国舆论一边倒地认为是中国人利用全球化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时,特朗普还将获得美国中下层更多的认同。

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上述观点真是正确的吗?上



深度全球化下的利益再分配

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

□慕峰

述做法真的能解决美国本土今天的问题吗?

美国衰落了吗?并没有。美国GDP仍然高居世界第一;2018年Fortune 500排名中,美国有126家企业榜,仍然位列第一,其中相当部分处于高端产业;美国仍然是高科技强国,除了芯片、软件之外,在国防、航天、化工、材料、制药等领域,仍有巨大优势。美国的基础创新能力仍然最强,大量的基础创新仍然出自美国的一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美元仍是世界货币,我们今天仍然处在一个美元体系的世界中。美国今天的富裕程度仍然令人难以想象,跨国企业高管动辄数千万美元的年薪。

民众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往往不是基于横向的比较,而是基于现实与历史的比较。美国20世纪的成就,不在于出现了一批超大型企业,或是获得了某些科技的领先,也不在于建立了人类最完美的政治体制或者实现了所谓的美元霸权。美国20世纪的成就,在于美国

国民作为一个整体,共享了经济发展的璀璨成果,站在了全球的前列。这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文明能够对全人类产生巨大吸引力的根源所在。

1900年,美国白人男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只有48岁,而非白人男性只有33岁,而到了1940年,这两个数值已经分别提升到63岁和52岁,这要归功于美国卫生、医疗体系的进步和普及。美国的高中毕业率从1900年的6%提高到1970年的80%。1944年颁布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惠及全美1610万二战参战者,由联邦政府为这些二战退伍军人提供全额大学费用。在20世纪中叶,美国的高等教育曾经接近免费。

这些曾经的制度,为美国之后的科技创新和生产爆发带来了充足了智力资源,推动美国从二战前的工人阶层社会转变为之后的中产阶层社会。美国曾有一个人人皆可攀登的阶梯,这是“美国梦”曾经能够实现的根本原因。

中美之间的问题

今天特朗普和诸多美国政客针对中国的核心观点在于,他们认为中国加入WTO之后,全球化进程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认为中国企业通过技术秘密窃取、知识产权侵权来实现了制造业的发展,使美国企业遭受巨大损失,从而“不得不”让渡了自己的技术;他们还认为中国通过特有的补贴来压低了资源价格,使美国企业“不得不”将大量产业外包给中国,从而“帮助”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崛起。他们认为在美国本土的许多中国移民和留学生都在协助完成上述的“任务”。

如果真像美国部分政客和舆论所言,美国生产性行业竞争力的下降是中国策略的成功所致,那么受到巨大冲击的显然不应当只有美国。那些技术先进、更加依赖于中国市场,却不如美国强大的国家,是否应该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呢?那些国家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是否应当像美国一样大量流失呢?那些国家是否

然而60余年的产业变迁,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后发国家逐渐进入一般化工业大生产阶段,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一方面继续发展IT等新兴技术产业,继续占领高端产业;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生产性行业(主要是制造业)受到后发国家廉价替代品的冲击,发达国家的这些企业开始实施重组,为了降低成本,或是裁员,或是大幅降低员工福利,或是不断将生产部分予以外包,而这些做法,直接导致了美国中下层工作机会的丧失和福利的普遍下降。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中下层就业机会的丧失与中国制造业的崛起紧密相关,但同时并不仅仅针对中国,印度、墨西哥甚至德国、日本,但凡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产生影响的国家,都在他们已经或将要针对的范围之内。无论具体政策是否能够解决问题,这样的政治口号的确正面回应了美国中下层的诉求,换言之,短期而言,这对争取选票是有利的。

力,同时还能维持本土的工作岗位和薪酬福利待遇。

关于德国的探讨可以回答美国某些政客和舆论的一个潜在逻辑问题,即一个技术先进、又比美国更加依赖中国市场、将大量制造业外包给中国的发达国家,为何不会因为中国加入全球化,就使本国的就业岗位大量流失,从而导致本国出现民粹主义?请这些美国政客来向他们的民众回答,为什么别的国家能做到的,你们却做不到?

今天中美冲突的直接原因,是美国把国内问题国际化了。全球化给全人类共同发展带来了希望,也给部分人群带来了冲击。今天深度全球化所遇到的问题,正是美国曾经在市场原教旨主义下主导全球化所带来的,这些问题需要各国沉下心来共同应对,利益的再分配既包括国与国之间,对美国而言,更在于其内部。

(节选自《The sun also rise》)